



DANG DAI AIQING YOUQING SHI

当代

爱情友情诗 300首

弘 征选编
湖南文艺出版社

当代爱情友情诗
300首



(湘)新登字 002 号

当代爱情友情诗 300 首

弘征 选编

责任编辑：龚湘海

*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码：410006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津市市人民印刷厂印刷

*

1997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：850×1092 1/32 印张：10

字数：181,000 印数：1—5000

ISBN 7-5404-1681-5

简易精装：I·1365 定价：12.80 元

若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直接与印刷厂技质科联系调换

(厂址：津市澧津路 10 号

邮编：415400)

弁 言

弘 征□

翻开世界和中国的诗歌历史，爱情和友谊从来就是诗人笔下的两大主题。外国如公元前八世纪古希腊荷马的《伊利亚特》，虽然是一部歌颂英雄尚武的史诗，但其中交织着爱情和友谊的经纬，更不必列数现在我们大家都最熟悉的歌德、拜伦、雪莱、普希金、裴多菲……等许多伟大的诗人。《书·尧典》最早给中国诗歌下的定义是“诗言志”。《诗·关雎序》云：“在心为志，发言为诗”，也就是要倾吐内心的真情实感。不能想象，在每一片心灵的土壤，不开放着爱情和友谊的花蕾。中国两千多年前的第一部诗歌总集——《诗经》，第一篇就是“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”，表达了对理想中爱情的向往。虽然据说曾经孔子的删订，必须符合“诗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：思无邪”这个第一标准，但其中最精华的部分又主要是歌唱爱情的“二南”和“国风”。可见就是这位后来被“抬到了吓人高度”的“至圣先师”，也不否认爱情是人类生活中

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。赞美友谊，渴求知己，表现朋友欢乐的诗在《诗经》中也有不少。如齐风中的《还》、魏风的《园有桃》、唐风的《扬之水》、秦风的《无衣》以及“小雅”中的《伐木》、《菁菁者莪》、《白驹》、《瓠叶》……汉魏以来的《乐府》诗中，爱情诗更是不胜枚举，只要从《艳歌行》、《怨歌行》、《长相思》这些调名就可想知。《上邪》的海枯石烂，永不变心；《西洲曲》的委婉情深，回肠荡气；《子夜歌》的“郎歌妙意曲，侬亦吐芳词”；还有成为后来长篇叙事诗鼻祖的《孔雀东南飞》……其中许多是民间传唱的歌谣，不少是文人的创作，爱情而外，也常抒怀友和离聚之情。后来，由于诗歌逐渐成为文人案头的专有品，加上战乱频仍，读书人趋于名利或淡于名利，走向两个极端，诗歌也倾向于恬淡或发点名士的牢骚，述怀、咏史之类便成为创作的重要主题了。即使在古典诗歌最辉煌灿烂的唐代，大胆歌唱爱情的诗也比较少，尤其是倾吐诗人自己内心情愫的华章。连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在这方面的名篇，也要借助于《长相思》、《长干行》等《乐府》旧题，抒发思妇和船家女儿的思恋，余人更多是写一些自己并无切身感受的《闺怨》和《宫词》。也有如杜牧这样比较大胆的诗人的，但所作“十年一觉扬州梦，赢得青楼薄倖名”等名篇，又被人当作是“早年放荡无行”的明证。实际是诗人年青时心中炽热的爱情找不到理想的归宿，只好

在青楼妓馆寻求，写给张好好的赠别诗便正是表达了最挚真的情感。还有一位敢于抒发自己心中隐秘的诗人是李商隐，他的《锦瑟》、《春雨》和不少《无题》诗因为表现比较朦胧，让人一再猜详，也恰恰说明了因为美妙动人，才这样令人再三寻味。光是那“春蚕到死丝方尽，蜡炬成灰泪始干”两句，千百年来就不知俘获了多少老年、中年、少年男女的心。与此同时，友情诗在唐代却有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，几乎没有一位有影响的诗人没有在这方面留下他的佳作，如杜甫《梦李白》那样的名篇我们可以举出很多。诗人们之间有些感人至深的故事后来还成了小说和戏曲的题材。挚真纯洁，患难与共，诗文切磋，互相敬重，使友情升华到一种崇高的美的境界，让我们今天还在为之艳羨。宋以后在诗中描写爱情之作也不很多，但亦有如陆游《沈园》那样的千秋绝唱。一直到清，诗人们因为思想上受到的各种束缚，加上诗评家“拈出退之山石句，始知渠是女郎诗”（元好问：《论诗绝句》）一类的讥讽，使得许多爱情诗的佳作必然胎死腹中，但在各个朝代都仍留下了一些。还有一个例外，就是《悼亡》，诗人们似乎可以毫无顾忌地去写。

从晚唐、五代开始盛行的词里，爱情则又成了一个重要题材。南唐李煜是最善于写情词的专家，甚至大胆到写出“眼色暗相勾，秋波横欲流。画堂西畔见，一晌得人颦。奴为出来难，教郎恣意怜”这样的句子，把自己和情人幽会的全部过程都细腻

地刻划出来了。他当然也受到后来被称为“花间派”开山祖的晚唐温庭筠的影响。这种写男女相思、欢爱之作，后来就被称为“艳词”。有不少是写得很动人的，不过内容除了“闺情”，便多为秦楼楚馆，才子风流，娇娃爱慕。例如周邦彦的《少年游》：“低声问：向谁行宿？城上已三更。马滑霜浓，不如休去，直是少人行”之类。就如“凡有市井处皆歌柳词”的柳永，名声自然大得不得了，却又被人目为“落魄无行”，平生困顿，但他的词则是连皇帝都爱读的。

为什么在中国古典诗歌中，自《诗经》《乐府》以降，爱情这样一个重要题材在诗人笔下反而相对地少了？词里虽然比较多，又多类似冶游之作。这当然首先与自汉董仲舒倡导“独崇儒术”以来，后来的一些经学家不断地发挥微言大义，封建礼教和假道学便愈见盛行有关；其次是在社会生活中缺少男女之间的交往，即使在比较开放的唐代，也仍然受到许多禁锢，更不用说宋以后的朱程理学要把女人都当成被管制的对象，男人们都成为假道学先生。婚姻既没有自由，恋爱更谈不上；即使成了夫妻，也只能活动在狭小的闺房之内；就是在家庭的小圈子里，心中的爱也要在“相敬如宾”的帷幕下遮掩起来，更不能写出来让人知道。《汉书》载张敞为妻画眉，就被有司告到皇帝那里，皇帝当朝问他，他倒是回答得颇为巧妙：“臣闻闺房之内，夫妇之私，有过于画眉者。”这不是人人都知

道的事吗，皇帝也就不好再责备他了。但从这样一个故事里，我们可以想见古人就是已经成为夫妇，要谈情说爱也仍然多么艰难，更不用说未婚就互通心曲了。诗人们虽然感情特别丰富，但爱的喷泉就像被一块大石头压着只能成为潜流。也许他们亦曾有过“多情只有春庭月，犹为离人照落花”（张泌：《赠人》）或是“去年今日此门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红”（崔护：《题城南庄》）那样的感情经历，但不敢流露出来；也许他们也写过不少送妻子或丈夫的情歌但不敢示人，只能任其湮灭。词则因为与音乐的关系，可供弹唱流传，不仅像《乐府》一样有题，还有谱只须填写，不少诗人便爱上了它，这也是后来词日趋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。但歌坛并非大雅之堂，又不能人人都去开家庭音乐会，乐师、歌女更多是集中于妓馆酒楼，倚声的内容便得与这种氛围相适应；加上诗人们奔放的感情在正常的环境里得不到自由倾泻，此刻卿卿我我之间，也不能不说是一条出路。不过有些所谓艳词，多是模拟之作，在诗人的生活里倒并不一定都是真的。后来将词分为豪放和婉约两大流派，情词自然归入婉约派中。在我们心目中，“大江东去”固然千古铿锵；但“执手相看泪眼，竟无语凝噎”也脍炙人口。

爱情诗真正进入一个内容丰富多采，挣脱一切束缚，表现得淋漓尽致的时代还是自“五四”前几年开始的新诗。郭沫若在 1921 年出版的诗集就名

《女神》，他后来还有一本《瓶》，更是爱情诗的专集。徐志摩、闻一多、宗白华、朱湘、陈梦家、戴望舒、冰心、林徽因……等许多诗人写的爱情诗，都在读者面前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。以汪静之为代表的早期的爱情诗，以鼓吹反抗旧的礼教，提倡自由恋爱，痛诉“蕙花深锁在园里，/伊满怀着幽怨。”“忍隐着这悲惨而甜蜜的伤心/翩翩地翩翩地飞着。”（汪静之：《蕙的风》）激起青年男女们对爱情自由的渴望，以致引起“含泪的批评家”大放厥词，认为这是“伤风败俗”。但时代在前进，旧势力一天天瓦解，假道学先生们便愈来愈没有市场。在这同时，外国诗特别是歌德、拜伦、雪莱、普希金等大诗人的作品，除了读者争相传诵之外，也给新诗人注入了有益的营养。在这些作品中，诗人们不仅高唱大胆、热烈的追求，也倾述失恋的忧伤或是欲爱不能的痛苦，比古代诗人们要大胆和率真得多。有些爱的葩胎，虽只昙花一现，但经久不能忘怀，并激发了诗的灵感。在闻一多的诗集里，爱情诗并不多，但从最近才见到的一首诗中，披露了他 1924 年在美留学时的一段感情在当时便很具有典型性，这是用英文写给那位异国女郎的分别诗：

欢愉的双眸，激动的心，
相遇已成过去，到了分手的时候；
温婉的微笑将变成苦笑，

不如在爱刚抽芽时就掐死芽胚。

命运是一把无规律的梭子，
趁悲伤还未成章，改变还未晚；
让我们永为无声的经纬线，
永远皎洁不受俗爱的污染。

分手吧，我们的相逢已成过去，
任心灵忍受巨大的饥渴和懊悔。
你友情的微笑对我已属梦想的非份，
更不敢祈求你展示一点爱的春晖。

将来有一天也许我们重逢，
你的风姿更丰盈，
而我则依然憔悴。
我将毫无愧色的爽快陈说：
我们缘份很短，但也有过一回。

我们一度相逢，来自西东，
我全身的血液、精神，如潮汹涌，
但只那一度相逢，旋即分道，
留下我的心在长夜里怔忡。

理智很快就抑制了刚迸发的激情(因为这时他奉父母之命已经完婚了)，显示了诗人心灵的高尚和美丽，但也留下深深的烙印。他在将诗抄寄给友人

梁实秋的附信中说：“人非木石，孰能无情。”可以想见，还会有一些诗人没有将自己在方面的心曲保留在诗集里。

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，反对包办婚姻已作为一项政策深入人心，按说，更多写爱情的佳作会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了。但历史是错综复杂的，想当然的推断常常与实际相背。初期对诗歌怎样为工农兵服务也作了比较狭隘的理解，好像工农兵与知识分子之间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。形式只提倡类乎快板或拟民歌，语言亦比较平浅。爱情诗也很快就出现了“劳模”和“奖章”的模式，以突出它的政治思想内容，否则就难免被斥为小资产阶级情调。1956年提出“双百”方针之后，出现了一批大家所传诵的爱情诗，如公刘的《迟开的蔷薇》等。然而尽管迟开，不久便遭到一场风雨。到了六十年代，爱情的题材几近从文学领域中完全绝迹，诗园中更是残瓣都不见纷飞了。写友情的诗也是如此。在很长一段时期里，人们在生活中讳谈友谊，从“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”到历次政治运动，经验使人们认识到彼此间要保持些距离。十年浩劫的年代，更是“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”，“亲不亲，线上分”，好友之间都不敢公开往来了。只有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，通过解放思想，拨乱反正，歌唱爱情和友谊之作才兴盛起来。近十几年来，爱情诗无论从题材开掘的深广，构思、意象的精妙，内涵的丰富以及技巧和语言运用的新美等许多方面，

整体来看，都超过了自有新诗以来的各个时期。

从内容上说，爱情诗的领域本来是十分广阔的，并非一写爱情，就必然是花前月下，绮梦柔情，或是眷恋相思，丧魂失魄，使读者沉缅或苦痛其中而忘记了事业和理想。我们都是劳动者，自然也都向往爱情的幸福，但也不致如裴多菲《题B·S夫人照相》那样：

听说你使你的丈夫很幸福，
我希望不致如此。
因为他是苦恼的夜莺，
而今沉默在幸福里了。
苛待他吧，
使他因此常唱出甜美的歌来。

诗人的赞美是在言人之所不能言，而不是说幸福就会让人忘怀一切。爱情既然是人类最崇高和圣洁的感情活动，就必然要体现对美好理想和愿望的追求，反映着人们的思想、品格、情操和社会的精神风貌，是真、善、美的升华和展示。读者在欣赏时不仅会碰击心灵的火花，也从中颖悟深刻的内涵和受到心灵的陶冶，更懂得怎样去对待和珍惜。

“我只知道那是一个神圣的字/说出它时，要有诚恳的心/而为了得到它/必须用烈焰焚冶自己的灵魂”（曾卓：《一个少女的回答》）应该说，除了表

现爱情的热烈、纯真、向往、痛苦……等内容之外，从理性上具有告诫和引导作用的爱情诗，在古典诗歌中非常少见，在当代则已成为诗人笔下的一个重要方面，通过诗人对社会生活的细致观察和切身感受，也充分发挥了诗歌的教育功能。

友情诗是在继爱情诗之后开始复苏的，数量也远比爱情诗少。友情同样是人类最崇高、珍贵的感情活动，畏于交友的社会生活肯定是不正常的。在人类进步和创造的过程中，友情也常常是产生推动力的重要因素。古人将友谊概括为“友直、友谅、友多闻”，按现代的语言，就是“互相关心，共同进步”。不能设想，一个人到了没有谁愿意和他交朋友的程度，尽管他专工计算谋人，卑劣的欲望也常能得到某种满足，但他的精神生活必然是非常贫乏和悲惨的。在本书的诗人“自白”中，不只一位诗人认为友谊比爱情更珍贵，我建议他们删去，以免招致天下爱侣们的不满。但友谊确是值得我们一起同爱情一样去珍惜的。像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伟大的革命友谊则让我们更加仰慕。

这些年来，爱情诗的选本已经不少了。友情诗选虽然古已有之，但新诗一直从阙。我在 1983 年编选第一本“新诗日历”后，1986 年便筹划在每本《青春诗历》之后的一年编选一本《友谊与爱情诗历》，以为这两者都是人类最美好的感情，相信读者也会有同感。于是，分别向一些诗人征稿，回应也是极为热烈的。在第一本《友谊与爱情诗历》

中，我曾在卷首献上一首《致读者》的小诗：

是什么让你向往、追求、迷恋
是什么使你如此欢愉、陶醉、忧伤
假如世上没有友谊和爱情
就像没有阳光、空气和水一样

诗人们凝聚了最深沉圣洁的感情
让你的心和他一同歌唱
多棱镜折射出心灵里的缤纷五彩
每一束都待你来采撷珍藏

· 同样的《诗历》后来又选编过两本。以后便不断有诗友和读者向我建议编一本这两类题材的诗选，有的还同时把作品寄来。谢冠之后，诗友们更觉得我有了闲暇，我亦没有理由不勉力为之了。其中，有相当数量的作品，是诗人们曾经寄我在《青春诗历》或《友谊与爱情诗历》中入选过的，包括有不少位台湾、香港地区和现已定居异国的诗人，留下我连续十一年每年编选一本“新诗日历”时难忘的回忆。有一部分是诗人们专为本书寄我或我从报刊、诗集中选出而蒙欣然同意并补写了“自白”来的。所有的“自白”都袒露了诗人的内心，无论是道诗观、志趣或是对友谊与爱情的见解，都将使诗人和读者的心更加贴近，相信读者也将同读他们的诗一样喜欢。本来还想用编“诗历”时的作法，

每一位诗人都用亲笔签名，并且已经齐集，不料被友人不经意遗失在峨眉山下，找不回来了。

我虽从事过多年的诗歌编辑，但决不敢自认为是一个合适的选家，只是深感在编选过十一本“诗历”后又编本书，铭记了诗友们多年来对我的深谊。特别是因为不应该的缘故延宕多年，几位最令我尊敬的前辈已经遽返道山，内心更添伤感。

所选的诗，因为只及短章（尽量要求只排一面），不少诗人有这两方面题材的更精之作也只能割爱，更有之外许多诗人的佳作未能尽列其中，只有深深致歉。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：除开头几位诗老外，在排名时确实没分先后，敬祈诸前辈和诗友鉴之。

1996年秋重订于长沙望岳楼

目

录

弘 征：弁言·····	1
艾 青：窗·····	1
臧克家：邻居	
——给檐上燕·····	2
钟鼎文：无题·····	4
严 辰：故家明月在	
——写给一位台湾诗人·····	5
黄殿琴：丢了的大雁·····	6
杨榴红：多雨的眼睛·····	7
辛 笛：别情·····	8
邹荻帆：鸿雁·····	9
张志民：鹿回头·····	11
梦 如：回音·····	12
曾 卓：一个少女的回答·····	13
公 刘：远去的帆影·····	14
牛 汉：峡谷两岸的山峰·····	16
洛 夫：石榴树·····	17
李 瑛：海风对你说了什么·····	18
文晓村：回响·····	19
阮晓星：预感·····	20
舒 婷：我爱你·····	21
傅天琳：回首·····	22
伊 蕾：信·····	23

张 焘：别	24
邵燕祥：五十弦集·第五首	26
李春生：无望的月	27
蔡其矫：等待的心情	29
秦 松：歌属于一个人	30
王 蒙：琴弦与手指的对话	31
雁 翼：你可曾等待	32
庄云惠：致	33
吕 剑：记忆	34
墨 人：青鸟	35
吴奔星：雨中挥手	36
慧 子：离婚	37
流沙河：情诗之二	38
孙静轩：两颗星	39
白 桦：春季中的十日(之一)	40
木 斧：重逢	41
白 航：朋友	42
陈敬容：雨后	43
高 深：我送你	44
野 曼：她+他	
——她+他，也是他+她	45
吴 正：醉爱篇	46
张诗剑：心潮	47
原 甸：你问为什么是秋水而不是春水	49
李剪藕：洞箫情	50
曹辛之：六行	
——赠梅	51